

蔡尚思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二册

中国学术大纲

中国思想研究法

中国学术大纲

目 录

序例·····	9
(一) 学力问题·····	9
(二) 材料问题·····	13
(三) 方法问题·····	15
(四) 态度问题·····	18
(五) 程度问题·····	18
改编自序·····	21

首部 绪 论

第一编 国学之定义及分类

第一章 国学二字之解释·····	27
第二章 论古来分中国学术为经史子集四库之悖谬·····	29
第三章 论世人认经皆史或理或文之错误·····	33
第四章 与国中诸研究院所分国学种类之商榷·····	35
第五章 应改定中国学术为字文史哲新四部之我见·····	37

第二编 至低限度之国学书籍及其研究之次序

第一章 至低限度之代表书籍·····	41
第二章 研究之次序·····	47

中部 分 述

第一编 中国文字学

第一章 文字与工具	48
第二章 小学之定义及其起源	50
第一节 小学之定义	50
第二节 文字的起源	51
第三章 小学之分类——三字与六书	53
第四章 六书——象形、指事、会意、谐声、转注、假借	54
第一节 象形	54
第二节 指事	56
第三节 会意	56
第四节 谐声	57
第五节 转注	58
第六节 假借	59
第五章 三字——象形、训诂、音韵	61
第一节 象形	61
第二节 训诂	64
第三节 音韵	67

第二编 中国文学

第一章 文学与应用	73
第二章 文学之定义及其分类	74
第一节 文学的定义	74
第二节 文学的分类	75
第三章 文学之起源及其变迁	85
第一节 文学的起源	85
第二节 文学的流变	86
第四章 手段的自由的文学——多属无声无形无情	94

第一节 史学的文学——记事文	94
第二节 哲学的文学——论理文	95
第三节 小学的文学——释字文	97
第五章 目的的限定的文学——多属声韵形式感想	102
第一节 文学的文学——叙情文	102
第六章 文评(旧作)	119
第一节 文之各种相对问题——如骈散、朴美、雅俗、 深浅等	119
第二节 古文之代表——庄子、马史、韩文	125
第七章 诗评——古、近、白话等体	129
第八章 文学新论	131
第一节 文是手段	131
第二节 文之标准	132
第三编 中国史学	
第一章 史学与广大	133
第二章 史学之起源及其变迁	134
第三章 史学之定义及其分类	139
第四章 纪传体	146
第五章 编年体	150
第六章 纪事本末体	157
第七章 三体之比观	159
第八章 史学评论	161
第一节 古今史评家	161
第二节 最后之结论	163
第四编 中国哲学(思想)	
第一章 思想与根本	170
第二章 中国思想唯一代表的先秦诸子	172

第三章 子学之定义	175
第四章 诸子之产生	176
第五章 子学之分类	184
第六章 四家与四学(玄学伦理宗教政治)	189
第一节 道家老子多属纯正哲学	189
第二节 儒家孔子多属人生哲学(或狭言伦理学)	201
第三节 墨家墨子多属宗教哲学	222
第四节 法家韩非多属政治哲学	231
第七章 诸大家要评	245
第八章 外来的佛学	251
第一节 诸宗略纪	251
第二节 中国佛学之特色及其伟人	258
第九章 混成的理学	263
第一节 朱熹	264
第二节 王守仁	270
第十章 中国哲学思想之变迁	288
第十一章 哲学思想之新方针	290

后部 结 论

第一编 四学大家之分比及其总比

第二编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

第三编 字文史哲四学之比观

在本书中关于近人之一部分参考书	321
念五自序——过去之我与现在社会	323
上半篇	323
下半篇	340
总说	355
附录 国学系一个名称之商榷	361

重要订正——补遗与声明·····	363
学术革命·····	375
(一) 形式革命、手段革命——文字学、文学等类·····	376
(二) 实质革命、目的革命——史学、哲学等类·····	381
(三) 两种学术总论——字文与史哲之重要比示·····	385
评驳梁启超之代表著作——《先秦政治思想史》·····	388
(一) 诗经商颂非出于殷代·····	388
(二) 仁恕非绝对的不同·····	389
(三) 大同说非出于儒家·····	390
(四) 儒家何尝无三纲之主张·····	391
(五) 误解老子之自然·····	392
(六) 误认法家韩非子反对势治术治·····	393
(七) 法家韩非亦自有一种之人生哲学·····	397
略评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	
——附论梁任公、胡适之、梁漱溟等代表著作·····	398
(一) 绪论·····	398
(二) 分评·····	401
(三) 结论·····	409

序 例

(一) 学 力 问 题

(1) 学问的精博 我们也不用谈到全世界的学术,单就中国来论就足够了。中国学术浩如渊海,近来新出的也可以不论,就是那部《四库全书》,我想如要比较的完全研究一下,已经非数十年的工夫不能办到了;再退一步,也不用谈到所有的中国学术,单就其中的哲学一部分,甚至可不必说中国的一切哲学或全先秦的诸子哲学,试就中国哲学中的先秦诸子,先秦诸子中的儒家来说一说吧:在汉朝那位司马谈已经说道:“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汉书·艺文志》也说:“古之学者,……二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三十而五经立也。”在去孔子仅几百年间的汉朝人,还说出那种为难的话;如在数千年后的我们,就更要叫苦连天了!这是由广说到狭的。请再反而由少说到多,而同样的举出几个例子来:如同是文学家,而杜甫虽称诗圣而不工散文,方苞古文曾号为一代正宗而不能诗;如同是哲学家而道家言详于天道宇宙,而略于人道,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儒家言详于人生而略于生物;董仲舒说:“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之所以欲说也;圣人之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这是一门也不能全长的一个例子。再进一

步说：如马、班以史学称，至于其他就像没有，至多也不过兼长于文学罢了。这是至多只会兼长二门的一个例子。更进一步说：就是那位以博学称于中国的孔子，他至多也不过以哲学为主，而兼文学、史学(?)二门罢了。文学是他的余事，史学也有孟子的说他是：“据鲁史作《春秋》。”(《春秋》非真史)我们总不能说不论那一方面都是他所精到的由广说到狭既如彼，由少说到多也不过如此。

由此看来，博之一字，真是难言了。那么我们就舍博而去求精好吧；但你于此也要知道：如单单精于一点点的，以外一无所长，那也算不了什么精；精之外还要有相当的博，才可当做精。反而言之：就是博也要有相当的精才成，均此类推，兹不详讲。请就上头所举出的那个研究哲学的例子再来引伸一下：比方你要研究孔子哲学，那就不得不把孔子前后的先秦诸子都约略研究一下；但研究孔子同时他家的先秦诸子还不够，就是自汉而后，中经唐、宋、明、清，以至今人关于研究孔子的书，也要去读一读；就是做到这田地，还仍旧不算得够，他如西洋的哲学史，也要约略的看一看，而其哲学名词，尤非大加注意不可；因为中国是有哲学而少哲学名词的。此外如要完备一点，就是印度的佛学也要加以研究一下，以便大之在世界的文化上，将中国哲学同西洋、印度两方面的哲学作一比较观；而小之也可将前后于孔子不远的道家、墨家作一比较详细的比较论。要办到这个地步，才配得上精的一个字。

上头论“博”既不容易，刚才讲“精”也极为难，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因为单博单精，还办不到；至于还要精到无所不精的精，并且博到无所不博的博，精博兼长，恐怕古今中外，就是到所谓天地末日的人类止，也找不到这种的超人来吧！至于这位年轻学浅的区区小子，哪敢谈到这个精博的问题呢？既然没有精博的本领，而今为什么又敢编起一部无所不包的《中国学术大纲》来？真是令人莫名其妙！不但他人会这样的疑问，

就是我本身也具有同样的感想。在这解答不出来的最后，只好勉强而又照实的向大家说：因为大夏大学叫我来教授“国学大纲”，到了动笔的时候，已经半年，既没有什么现成的课本，那容再没有自己的讲义？讲义非编不可，已经迫到如此了；而这个“国学”两字，我又把它解释为“中国学术”，绝对不服那般老先生“国学就是国文”的见解；就是一般认“国学”是指中国思想方面的，以及“六经皆史”的以史学包括国学的，吾也都大不敢附从。就是到现在还不改的那经、史、子、集四部极无谓的乱分，我也要把它改为字法学、文学与文法。文艺学、文学与美术。史地学、哲学与科学。的新四部。又自欧化东渐，日进无已，国中始设有专门研究国学的机关，其先由北京几个有名的大学附设国学研究院；到了现在，研究国学的声浪，已经慢慢地走到中部来了，如上海至南京的几个较完备的大学中，差不多都有“国学”一系之设。但如进观其内容，则其所谓“国学系”者，也多不过是变名不换实之“中国文学系”；其去“国学是国文”的那一个见解，仅仅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于是学校当局以“中国文学系”为“国学系”误认于上，多数教员以“国文为国学”误讲于中，一般学生当然也就说“国学二字是广到中国文学狭至国文的代名词”误从于下，我一看到这一点，于是更认作一部真正的“国学大纲”或“要略”，为刻不容缓的要图了尚有一要因，在略知中国学术的整个面目，与比较研究。但是如我既认国学为“中国学术”，范围就扩大到极点了！岂是年轻学浅的区区小子，而又在这个短时间内所能成此大举么？这真如一般士夫就职通电中的“才轻任重”那四个字。好了！也就只好请求海内一般通儒硕学多多指教吧！

(2) 心得的多寡 我想人的精力，虽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但不论你怎样的多，究竟还是有限的；精力既然有限，那如上头所说的精而又兼博，便不可能了。现在还是照前的例子，也不用去说什

么世界文化,只把中国学术来说一说,已经足够了。以今人而论:如梁任公先生是研究及信奉中国孔学的,所以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对于儒学一部分,是比较有可观的;胡适之先生是研究及倾向西洋文化的,所以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墨学一部分,是比较为特色的;章太炎先生是研究及赞美印度佛学的,所以在他所著书中,对于老庄是比较的有特别见解的。这是止能专精一点的一部分人。此外尚有很多学者,比方他平素是研究文学的,而今却要做起哲学书来了;或平素是研究诗的,而今却要论文起来了。或平素是研究佛学的,而今却要讲起孔学来了;……但这实尚说得过去。甚至有如一般专攻八股文的山边老秀才,也要去盲批评什么西洋文化了;一般专学理化的洋博士,也要来大讲演中国学术了;……这怎样可以呢?中国学术既然浩如渊海,吾今对之虽然不算一无所长,但也不是并无一短,有独长的地方,也有独短的地方,自是同人一样,而不能独自例外的。但我自信总比一部分人好些,为什么呢?现今一般学者,知道的要明说,不知道的也要瞎说,结果弄到连他自己也莫明其所著书的怎么样;至于读其书者,那就更可不用多说了,而我今对于这部“中国学术大纲”呢,那就大大不然了:非常自由,并不勉强,如自己所长的那一部分,便无妨的详细一点;平素不大研究的那一部分,便无妨的简略一点;知道便说知道,不知道便说不知道,万不敢强不知以为知,好像惠施的对黄缭那样:“不辞而应,不虑而对,说而不休,多而无己,又以为寡,益之以怪。”《庄子·天下篇》。孔子说得好:“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而《汉书·艺文志》也论得非常痛快,他说:“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异之义,孔子曰:‘多闻阙疑。’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这就是我随心得的多寡,定编著的详略

之大概情形。

(二) 材料问题

(1) 材料的创因 怎样叫做材料的创因？创是指出自自己心得的，因是指来自他人著作的。现在一般学生常常你抄来，我抄去，抄到全班雷同；尚有把别人家的成文，完完全全抄出，不过再换一个自己的名，俨然真像自己作的，这是作文的大不道德。但何可专怪学生？就是在教员中，也有东抄西摘他人的成书，编为自己的讲义，以去瞒骗一般学生的。但如止于讲义用的，还不大要紧；甚且有人敢把抄袭的稿子拿去出版，公之于世，这真是大不要脸了！我前在北京书肆里面，便看见上海附近有一个大学教授著的《中国哲学史》三卷，就是这么一回事，而他连声明一声是由参考某几本书来的也没有，这真是荒谬绝伦了！至于某教授所编《墨子学案》一书，其中有一部分是抄现成的，而竟也由讲义拿去出版，但他有言及其出处，实在算不了什么大违背。可是竟有一般头脑较简单者，犹一意大声去痛骂那般抄袭的人；甚至连由参考而来的著作，也不少见优容。而我对之，却以为要分别观之。至于怎样分别，我最近已经说过了：如说一无所根据而能大有可观的，那自古及今就很少看见；且有时反给人家骂一声“妄自臆说，无稽之谈”。惟有关于自己的思想方面，比较的不在此限。我们试想想看吧：如司马迁的《史记》，同班固的《汉书》，不是中国的两部领袖史书么？然而《史记》在汉以前的一部分，大半是选择《国语》、《国策》、《世本》等书而成的；《汉书》在汉武以前的一部分，完全是移录《史记》的原文的；《史记》的《屈原列传》是采自刘安的，《汉书》的《艺文志》就是刘歆的《七略》。马、班尚不足道，我们再去看看所谓中国唯一的大圣人吧：这就是人人都知道的孔子呀！他不是自己说过：

“述而不作”的话么？我还要更明白的加他一句“删而非述”的话。如《易传》多是“述而不作”的(?)，如《尚书》、《诗经》全是“删而非述”的；就是那部《春秋》也是根据鲁史而成功的，据孟子说。虽然不是“述”，但也不算“作”。以孔子的博学，尚且如此；至于其他，那就更不足怪了！我今有见于此，所以主张分别去批评他。俗人不也是有句话说么：“偷拿是贼，明借是友。”那般杂抄他书而不声明的，就是偷拿的贼，如自言其所根据或参考处的，就是明借的友了。友与贼，那可混为一谈呢？

我在上两节里，已经自认不能博而又精了，结果只好随心得之多寡，定编著的详略，这就是说心得多便多说一点，心得少便少说一点；如没有多大心得的，就想去参考他人的成书；如又没有成书可参考呢，那就一点也不说了。简而言之：就是“创”的也有，“因”的也有，“创”“因”皆有的也有，“创”“因”皆无的也有。在本书中，大概如此。

(2) 经过的久暂 不但在大学中对于“国学大纲”或概论一学期时期很短，钟点很少；就是我本身来这大夏大学教授也不过一年，编这部“国学大纲”的时间，严格算起来——除了因事与病辍编外——也只有半年。时间太短就无法弄出好书来，好书就多需要长时间。试以史言：则二十四史之最佳者莫如《史》、《汉》，《史记》经谈迁父子二人而后完成，《汉书》经彪、固、昭父兄妹三人而后事毕，这是时久而书美的；而二十四史中之不善者莫如《宋史》，亦人所知，其书二百余卷，费时不到一年，这是时暂而书劣的。再以文而论吧：司马相如作文极迟而极优美，若枚皋之作文则极速而极平常。今吾之才既不如古人之美，而本书之成又欲速于昔人所著，一念及此，怎样好去动笔呢？还不止此，就是我所有的书籍也皆分寄四方，有的在德化本家，有的在厦门旅馆，有的尚寄在南京，有的尚留在北平；至于随身带来的，区区一箱而已，况学校里的图

书又不多？就是这个上海虽然大小书局林立，但也很少材料总供给的大机关。回想北平虽然不是出书的地方，但却很多大图书馆和类集书肆，不论新旧书籍，旧至古本善本，新至今版外版，应有尽有，俗人有句话说：“所出不如所聚。”真是再对没有的。我一时既得不到什么好参考书，就是要大举也有所未能。好了！我这部至低限度的“中国学术大纲”：一方面于读者，一方面于编者，既两相便，也就算了！

(三) 方法问题

(1) 体裁的简明 这个关于“编著”方面的要“简”而又“明”的问题，恰与刚才上头所讨论关于“学问”方面的要“博”而又“精”的那个问题，同是一件最为难的事体。我在这里，也可引一个例子来谈谈。桓谭《新论》说：“秦近君能说《尧典》编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如《尚书》的只说“尧典”与“曰若稽古”，便是简而不明；若秦近君用十余万言去解释他，便是明而不简。又如《汉书·艺文志》说：“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简而不明，甚至如“五字之文”；明而不简，甚至如“至于二三万言”。再举一个较显明的例子：如大家对于“国学”一途要极简吗？“经史子集”那四个字，便是再简没有的了；然大家又一定要嫌其太简。如大家要明呢？那部《四库全书》，通通把它研究一过，也就是再明没有的了；然而大家又要嫌其太明。明的嫌他太明，简的嫌他太简，又要明，又要简，果是一件可能的事吗？这个编书的人，真是为难得很了！但是我想比之上头那个精博问题，还比较的可能办到；其实何必如秦近君等那样的噜苏？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里也说：“《易经》这一部书，古今来多少学者，做了几屋子的书，也还讲不明白。……我讲《易》，以为一部《易经》只有

三个基本观念。……”这并不是后人的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的头脑不如今人的清楚;而古人的方法也远不如后人的讲究。如现在的人,多不像古人那样迷信,古代也没有现在西洋的科学方法。所以一般古人,虽然解释到十余万言,或做了几屋子的书;但其主脑系统,我们还是看不出;并且连他的鬼影,我们究竟也捉不着。关于方法的要怎么样,让我另行去讨论。现在可以插说一点的;就是本书的文体,本来为简省起见,是打算用文言的。至吴稚晖先生独以为白话的字数,不见得就比文言多。似乎有点“强辞夺正理”吧!可惜当我上学期讲授到孔子哲学的时候,便有一位同学对我说:“蔡先生!你的文好像《庄子》一样;而抄讲义的人,又省去标点;我们有好些地方连句读在那里也找不着,真是要读也读不得,怎样办呢?”我的耳子听到那话,便很不忍而且决心的对他说道:“以后不论编什么讲义都要用起语体文来了。”这就是本书所以不用文言的唯一原因。但现在既然用白话,而字数自然就不能像文言那样简省了!这是我要将字数简省一点,而终于简省不得的。请就此告一段落,等我讲到程度问题的时候,再来为本节补充一下吧。

(2) 方法的新旧 中国人著书,向来就不讲究形式的方法,所以结果弄到一塌糊涂,没有系统。就是起一个书名或题目,也起得非常饭桶,常常和篇中或全书所说的完全没有关系,或者是相反的;甚至有的连随便的名目都想不出来,如做一篇文子类书中为多。或一首诗,往往把篇首的两字拿出来做代表,真是笨伯极了。除一般记事编年的史书外,大半都是杂乱无章的:或无头无尾,或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或头尾颠倒……一直到了现在一般新人物,才去依傍西洋人的编书法,至少也有上下和首尾;但其中的分叙别述,还很没有秩序和联络。作者对这一点,向来就很注意:不过一直到现在,还想不出什么具体办法来。但我自信,无论如何,总比较那般看不到的好些!我以为于西法外,如能再去学一点古书的

长处,那就不难尽善尽美了!古书有什么长处呢?古人做大部书,虽大部分不好;至于做小篇文,却大多数是好的。大部书中如《易经》,《太玄》更好。便是一部极齐整的古书;小篇文如刘歆的《七略》,也还是可以的;更如后世的八股文,以形式论,也就够得上“好”之一字了。我们编一部大书,如能仿到如古人的一篇小文:以我们大书中的各篇,比古人小篇文中的各段,使其对于“上下有序”、“联络一气”二点完全一样;其不能无一点差的,也止于彼为我之缩小,我为彼之放大而已。这就是取西书的系统,兼古文的一贯的好处了。作者在前此的编著中,如《孔子哲学之真面目》、《老墨哲学之人生观》、《三大思想之比观》那几部书,其内容有无价值,可以暂且不问;而其编述之形式方法,也许很有可取的地方。

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里说:研究法有三种:第一问题的研究法,第二时代的研究法,第三宗派的研究法。按这如以历史的体例来比喻:则问题的研究法有如史中的纪事体,时代的研究法有如史中的编年体,宗派的研究法有如史中的列传体。吾今不是编学术史,自然用不着以人为主的列传,与以时为主的编年二体。但如书中的哲学一部,以道儒墨法,依其时之先后而排,就有点像编年;关于述各学之起源及其变迁处就是纯正的编年式。其就老孔墨韩各人而分述,就有点像列传。至于问题的研究法,那吾更多所借重了!例如分“中国学术”为字法、文艺、史地、哲理四部;……分“字法学”为文字、文法二学;……分“文法学”为实、虚二字;……分“实字”为名、代名、动、静、形容五词;……这就是下面的系统的。尚有一个上面的系统,就是以部首、中、后三部。统篇,上篇、下篇。以篇统章,以章统节,以节统段。……把这上下两面的系统合成一个,就好像天干与地支的相配了。不过现在因本书范围广大,种类繁多,不能现出什么特色的地方来罢了!惟就大体或其小段而观之,还是很有次序——有头有尾,联络一气。